

# 大長今太遠，蘇老師就在眼前

林鹿

8月5日上課了，我翻閱蘇文安老師為學生精心準備的218頁講義，我眼睛停在他簽名的蘇字上，其中魚字一撇向左，帶著飄逸靈氣外延，即刻帶我回到馬尼拉我曾經住的419 Mangga Avenue Sta Mesa小街，熱帶島國的陽光從蘇老師的手書上直射向我，我正要去上中央大學，下了臺階，等候在吉普尼車站站臺下，身后有賣香蕉和芒果的小攤，車站旁不遠處有一小郵局，天天我都會去那排鋁合金信箱牆開我的信箱。

蘇文安老師的手書喚回了往昔的記憶。我上蘇文安老師的課，哪里才這四天，實在要倒回2000年。2000年，我看了署名陳惠琬的一篇文章就給編輯部去了一封信，很快，蘇文安老師給我寫回信。那時我還沒用電子郵件，通信至少半個月一來回。蘇主編和我這個作者之間的通信，就是手書。

他作編輯有20年了，已給太多作者回過太多信了，他還會記得在洛杉磯和馬尼拉之間的通信嗎？

我所在的大陸家庭教會，不鼓勵文字工作，信主后，我停筆已超過5年，不知道該怎樣用文字來表達新生命了，有失語現象。到了菲律賓，看見基督徒辦的雜誌，一激動，就寫信給編輯部，收到蘇老師的回信后，因蘇老師鼓勵和介紹，我開始投稿給海外校園，陸續發表了《迷路在異國他鄉》、《送畫》、《陽光和小孩》等文章。我也曾把我見證錄音帶寄給他，我告訴他我采寫了幾十篇見證文章，想找個基督教出版社，蘇老師為我介紹臺灣的一家出版社。那時看見蘇老師的信，就看到了一支神國文字團隊，知道自己不是孤單一人。

2003年我離開馬尼拉，帶回中國的，一是我在馬尼拉畫的60幅油畫，二是一包書信，除了姐姐寫給我的家書，我珍藏保留了蘇老師給我的來信。我回中國后，蘇老師仍來信與我保持聯繫，向我約稿，真愛雜誌2004年也發了我的文章《四十而歸》。

2006年12月，我來到美國洛杉磯，曾專程去蘇文安老師的家，見了他一面，他只微笑著聽我講述來美國后的故事。見面時間很短，因書信來往是停留在紙上，看見蘇老師本人了，反而陌生，認識又不認識。

2008年8月，我參加創世紀文苑舉辦的第一次寫作營，上陳惠琬老師的課，蘇老師有自己的學生環繞，我沒有機會和蘇老師深談。

我來洛杉磯一年了，常在一些基督徒聚會的場合看見蘇老師，打個招呼，說幾句話，都說不深，我多少有些失落，又不知道該怎麼交往。每次見他，還是說一兩句話，就停在那里，淺淺的，淡淡的，或有或無，似有實無，和別人這樣平淡我不在意，但和蘇老師這樣，隱約感到遺憾，我欲言又止，有期待，但期待又不敢深，似蜻蜓點水，我理解他身兼多職，《真愛》和《神國》兩雜誌的主編，又是牧師，真的很忙，很

忙，我自覺不再打擾他了。我在適應新的環境和生活，記憶儲存起來，還來不及開封，也沒有機會去回味。

2009年8月5日早上，蘇老師的寫作進深及編輯課《成為心靈的大廚》上，我正式成為蘇老師的學生。

蘇老師的課像他的手書般親切生動。

蘇老師把這門課也像出一本期刊一樣來設計，創意隨處可見。

開場是請四個在北美華人基督教編輯界的資深人物：蘇文峰、陳宗清師母，莊光梓和蘇文安之間提問回答的互動展示。

75集電視劇《大長今》連續劇，我聽見這個長度就泄氣，逃之夭夭。我一直沒有看過這部電視劇，蘇老師卻從75集中挑選出不到十集的電視劇片段，通過大長今的廚藝和醫術來啟蒙學生從中學習編輯，順著蘇老師的奇思妙想匠心獨運，我看見大長今將水裝在碗里，也是一碗食物，她要對喝水的人誠心禮遇。她設法為娘娘找到小時候與哥哥離散前哥哥給過的一把米，使臨終的娘娘終於能帶著一樣的米去見哥哥了。誠意和時間就是秘方。大長今用為媽媽離世前做的山草莓來為皇帝做點心，啟發皇帝體貼到母親的心情，並感動皇帝以此心待百姓，終於贏得了比賽的勝利。大長今透過偶然力的轉換，翻過一道道牆，轉敗為勝，化逆境為機會。

晚上的課是看一部電影《驚濤駭浪》，十面埋伏驚險激流漂，蘇老師帶出編輯寫作團隊合作的重要，一家三人怎樣在危難中互相扶持，面對生死。我在蘇文安老師的身上，也能看見他的大家庭和小家庭，他的兄長們，他的妻子和孩子們，蘇家的家庭團隊。蘇老師文字服侍有24年了，還有活力，家庭這核心團隊是最重要的支持，蘇老師的兒子磐泉正讀大學，只要他有空，都會跟著父親參加各樣活動，搬運雜誌書籍箱子，幫助發放鑰匙和講義，一個最年輕的義工。

看那218頁厚厚的文件夾中的關於編輯的種種資料，編輯內功招式都在其中，蘇老師傾心傾力，又是行家里手，把編輯第一線的經驗總結奉獻給學生。他重視傳承，長今的培養，有母親的心血，韓尚宮的心血，愛她的男朋友的扶持。我們這些學生，是否能體驗到蘇老師的炙熱心腸呢？為什麼蘇老師主編這麼成功？為什麼他與同工高慕源可以合作十幾年？他透過大長今的故事強調誠意和時間，強調為人著想，他通過大長今在表達他的行事為人的準則，編輯課一點也不枯燥，充滿了圖像影視。我絕對相信沒有人像蘇老師這樣上編輯課。

編輯與作者關係的建立，實在是需要時日的積累。幾年萬里一信牽，蘇老師是在不知不覺地培養我，付上了時間誠意，上這門課我獲得了以前我所沒有的編輯眼光，看著眼前的蘇文安老師，聯想自己，編輯怎樣在背後默默持續性地付出，陪伴一批作者成長，我只是其中一個，編輯課不再是一本厚厚的講義，講義變成活電影，開始自動播放起來。

從8月4日到8日這段時間，是我們師生共同度過的。同在本身最有意義，在同一個時間同一個地點，要聚集起這一批人并不容易。面朝大海，我想為什麼創世紀文苑的老師們經年累月投入心血時間，要建立一支神國寫作編輯侍奉團隊？

課堂上，蘇老師也會講他的各樣親身經歷，我很意外他的打開自己的深度和難度，比如他大學二年級時的單戀經歷，在他的講述中，我看見一個男生在早餐桌旁，在姐妹的問題面前，頭越埋越低，一句話都說不出來，被拒絕后，一個星期在床上躺著不肯受安慰。

課堂之外，蘇老師也出彩。最后一天晨禱后，同學們和老師照集體照，鏡頭將閃未閃之際，蘇老師突然說：“等一等，讓我先梳梳頭。”他真的掏出一把小梳子，把被海風吹散的稀疏頭髮向腦中央聚攏，梳理得一下是一下，慢悠悠的，引來大家哈哈大笑。

最后一節編輯課上，蘇老師放所選的最后《大長今》片段，電腦不聽話，教室里的播放器不聽話，蘇老師重新關機，幾番嘗試，都放不出來。蘇老師沒有輕易放棄，他堅持著，最后選擇電視播放，沒有電池，劉建慰弟兄提供電池，電視終於有回應了，卻只有聲音沒有圖像，蘇老師檢查后發現是接觸問題，電視擺在教室的一個角落，一人高度的支架上，蘇老師一直站在電視機下，手在加固著電源線的接頭處，好使我們能順利地把錄象看完。

那個時候，我就發現自己不看大長今了，而是看蘇老師了。

大長今太遠，而蘇老師就在眼前。

2009年8月10日